



清明的山樱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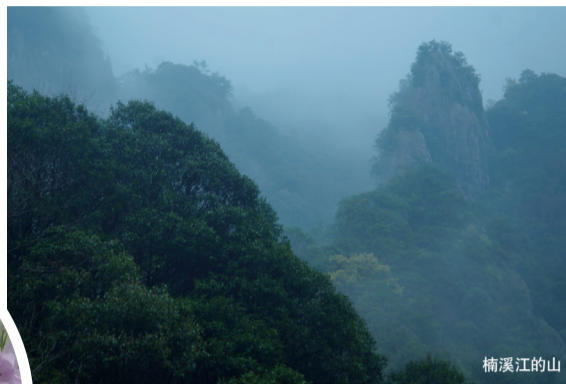
老家的枇杷



马银花



北京景山公园的牡丹



楠溪江的山



五云山的竹林和新笋

## 电影与植物

Q: 《山里来信》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内涵?

A: 小泉尧史的电影《阿弥陀堂讯息》，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，它关于自然与人生、生命和死亡。电影中，九十多岁的梅奶奶住在山中的阿弥陀堂中，她给她所属的村子村报写一个专栏，记录来自阿弥陀堂的讯息，即“山里的来信”。她总是充满元气，平静地口述着山中岁时转变，她的那些“山里的来信”，诸如：“田地里什么都有，茄子、黄瓜、西红柿、南瓜、西瓜……只要我的身体告诉我想要吃，我都吃。也许吃清淡的食物，是能长寿的因素。而我活了这么大年纪，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钱，贫穷成了我的好运。”她总是将人带入一种清淡的情绪中去。于是我就产生回山里住，写一个《山里来信》系列文章的想法。从2014年春天开始，我每年春天都会回老家楠溪江下游山中小住，短则一周，长则近两月。而在这期间所写的有关山居的文字，会有一些重复写过的事物。然而，每年春天，我们看到的风物都像新的，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和心情，人的状态、精神、审美等等总是在变化，观察到的事物也会变。

Q: 你的很多分享，是以电影的角度展开的，也非常关注电影之中的自然风物。你觉得植物在电影中充当了一种什么样的语言？有哪些植物在电影中的运用，让你印象特别深刻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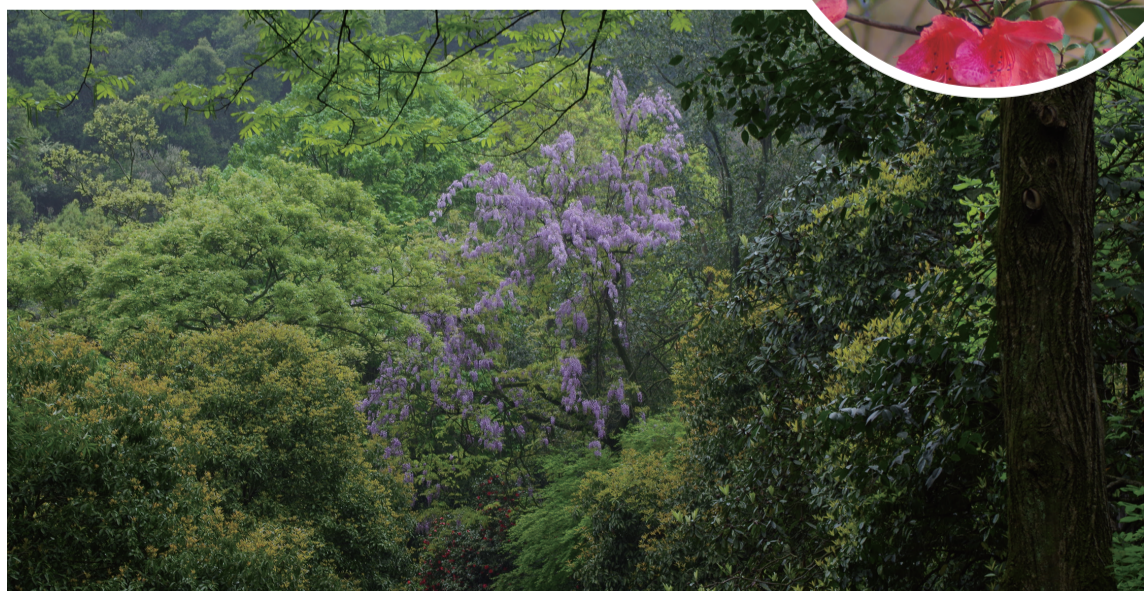
A: 总体觉得，欧洲电影偏于注重艺术氛围。而东方电影，尤其日本电影，偏于注重自然氛围，专注于四季的更替和大自然的变化，当然同时也表现艺术。日本的文学和电影，总是有很多自然元素参与，似乎大自然就是文艺的基础，没有自然元素的参与，这些作品好像会随之黯然失色似的。

最近对电影中的植物印象深刻的是，山田洋次在《家族之苦2》中拍的红花石蒜。日本不少电影都拍过红花石蒜。红花石蒜是开于初秋的花，日本称彼岸花，又名曼珠沙华，传说开在黄泉路上，是“死亡之花”，这令此花有了诡谲哀伤的意味。红花石蒜也多开于墓地，种田山头火有俳句：“曼珠沙华开簇簇，正是吾身安睡处。”《家族之苦2》里，小林稔侍扮演的穷苦七旬老人，打工时在工地吃午饭，工地旁的街边正开着一片片红花石蒜。下工后，他掐来一枝，带回简陋的居所，用玻璃瓶插起来，然后对着石蒜花吟咏了某俳句，让人觉得落寞孤寂，凄苦无助。不久，老人在聚会酒后逝世于他人家中，那枝红花石蒜奠定了悲伤的基调，似乎预示着他的死亡。于是，一枝花，也就与生死紧密相联了。

还有高畑勋的《辉夜姬物语》，所表现的自然界是非常真实和丰富的，出现了大量植物：竹林里的山茶、灿烂的梅花、饱满地缀于枝头的玉兰花、山里幽静的紫藤、清新的杜鹃、溪边的八仙花、从泥土里复苏的竹笋、晴天的蒲公英、雨中的大蓟、田里的香瓜、崖壁上的蘑菇、鸭跖草与龙胆、山葡萄与紫桔梗等等。辉夜姬在城市生活时，在后院仿造了一座小小的家乡的山，用茅草当竹子，艾草当树，还种了几簇粉色百合花，但只得一点点的安慰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某年春天，辉夜姬出游春野，春野依次开着油菜花、紫云英，然后是一片青麦，这种植物的层次和颜色，和楠溪江郊野的春天是很像的。

## 何处他乡是故乡

Q: 除了家乡的山间，还会去其他地方的山中游历吗？如果有，都去过哪些地方，其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？



杭州山中紫藤

A: 今年春天在杭州山中的旅行非常难忘。杭州山中风物于我，所引起的感情，几乎和楠溪江一样。杭州的魅力之一是让人特别容易“认他乡为故乡”。它会让人有热情冒着大雨去梅家坞附近看山紫藤。还去了九溪十八涧，清润的山紫藤开在溪涧上方，倒映在水里，沉静动人。

在梅家坞附近看紫藤后还遇见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当时我坐公交车回城，车子空荡荡的，只我一个乘客。司机问我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说，来拍山和花。他说这里不算好看，永嘉山里才好看。我心里偷笑，问，永嘉怎么个好看法？他说，那里的山和水都好，山要有水的，这里只有山没有水，永嘉有山又有好水。他又说，那个地方我这辈子忘不了。我问，为什么？他讲，主要是人，人好呀，我从前开大货车经过那里某个村子，在人家住了一晚，那里人待人很客气。我最后忍不住笑说，我也是永嘉人。他原先并不知我是永嘉人，却偏偏说的是永嘉，而非别处，很奇妙。

还爬了五云山，是郁达夫在《迟桂花》中写过的。在五云山，看到了雾色中淡紫的马银花，然后又有奇遇。到五云山山顶寺院下方时，山道两旁遍植竹林，而彼时，山雾很浓，竹林中氤氲着乳白色的雾，林下长满新笋，大多是破土不久的黑乎乎的矮笋，新笋一小只、一小只“坐”在竹林中，可爱又充满灵气，有那么一瞬间，觉得仿佛是活的。林中笼罩着一种说不明的东西，我问家属，有没有感觉到这些笋和别处的不太一样？家属回，有一种万物有灵之感。原来他也觉到了这种奇妙的东西。

Q: 你游走山间，然后回到北京城市里生活，这样的生活似乎有非常大的反差。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，来平衡这样的反差呢？

A: 北京早春和南方早春，物候大约有一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差。在南方过完春天，回北京还可以过另外一个春天，看不同的植物。北京西山一带、北植、樱桃沟等地的春色也令人留恋，南植是看花的好地方。所以，春天在北京过日子，也不会太寂寞，前提必须是已经在老家过完一个春天了。

然后是夏天的北京，我的乡愁就不如其他季节浓烈。因为，北京的夏天比老家凉快很多，颐和园、北海、什刹海的荷花都很好看，紫薇、木槿、卷丹、紫萼、玉簪、牵牛、鸭跖草、桔梗、沙参等次第开放。夏天去长城，非常适合看云，巨大的云影一团一团投在古老的青山间，人走在长城上、云影里，山风大而清凉。北京夏天的雨季也很凉爽，有时东边有雨，西边没有雨，就常有“不知何处雨，已觉此间凉”之感。但是一到秋天，就又会想念南方的桂花花了。 ●

映山红

